

[美] 林 韬 著
王彦达 译

床 bed

Tao Lin



床
bed

Tao Lin

Bed

By Tao Lin

Copyright © 2007 by Tao Li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床 / (美) 林韬著; 王彦达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133-0918-9

I. ①床… II. ①林… ②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58160号

床

[美] 林韬 著 王彦达 译

统筹编辑: 高磊

责任编辑: 向小佳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绘图/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7.5

字数: 97千字

版次: 2012年11月第一版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918-9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爱情，一件无价之宝	1
游轮三日行	23
郊区，少年，荒原，忧伤	47
真诚	71
爱，苍穹下的冷漠之神	99
剔除铁石心肠，融化冰冻之心，关爱弱小生灵， 不安慰人，只谈八卦、灾难和虚无；不抱希望， 不怀仇恨——空无一物；时刻准备彻底毁灭自我	129
九，十	161
为迎接美好明天的失眠	195
大脚野人	215

爱情，一件无价之宝

近来，人们开始怀疑恐怖分子已经潜入中美洲，学金花鼠在乡下挖地道。令人害怕的是，恐怖分子随时可能顺着地道爬到你家里，把你养的狗换成一枚模样类似的炸弹。在新恐怖主义时代，恐怖分子变得更敏捷、更机智、更狡猾。他们会讲本地话，谈吐优雅。暗地里，他们使用文绉绉的词汇小声挖苦麦当劳、耶稣和美国——如果他们乐意。情急之下，他们还会抄起肯德基快餐店的叉、勺划破你的脸。

人们纷纷辞了工作。他们预见到自己危在旦夕，因此更加珍惜生命。他们变得淡定从容，对事物怀抱感恩之心。到头来，他们百无聊赖地闷在家里，心情抑郁，小疾缠身。他们养了许多宠物，却总忘给它们起名。他们多疑，令人讨厌。

他们总认为惹人讨厌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。——一切都是鬼把戏，一个玩笑。“哈。”他们暗地里笑了笑就睡觉去了。每当夜深人静，这些吃过泰诺退烧药、头脑昏沉、缩在被子底下的人才敢窥视自己的生活。他们看到地上趴着一堆泛着恶臭、张牙舞爪、面目狰狞、全身毛茸茸的破烂——竟然还斜眼看你！它们是一群想拥有自己名字的宠物。只想让人起个名字而已。

人们认识到生活不易。它不是蛋糕，不是一块胡萝卜蛋糕，而是别的什么。它是复活节岛^①上的团聚。是你、你的四不像克隆兄弟、迈阿密海豚队^②、可可味麦圈、纸盘子和快见底的蛤蜊汁。这才是生活。

经济状况有所好转，犯罪率下降。总统先生在电视里搬出各种图表，指着它们一一解释。他提醒民众说，自己不是恶人，只想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总统躺在床上思考如何废除愤怒和痛苦，让它们非法化。可以吗？他有能力做到吗？为什么之前没想到？近来，总统先生大脑一片空白。他开始服用药丸——人参、金科八^③、的嗒糖^④。今年是选举年，情况尚不明朗。世界各地的领袖都忙着在电视上展示各种表

①南太平洋岛屿，位于智利以西外海三千六百千米至三千七百千米以外。——译者注。全书同。

②来自迈阿密的职业橄榄球队。

③一种取自银杏叶、帮助提高记忆力的保健药。

④tic tac，是一种在欧洲、美国等地流行的糖果，有芒果、香草、薄荷等多种口味。

格、饼状图和一连串的复杂问题。

就在这段时间，加勒特和克丽丝蒂戒掉了咖啡因。他们已经交往一年半了，这期间，曾喝过各种咖啡、茶、咖啡和茶的混合物（他们发现茶叶所含的咖啡因和咖啡的不同），吸茶，嚼咖啡豆，吃抹茶蛋糕，最后又回到喝咖啡。

现在，他们在服咖啡因药片。和维生素片一样，一天吃一片——心照不宣，大言不惭。

他们在曼哈顿上大学，家住布鲁克林。这地方的天阴霾不清，就像一只滴血蘑菇；污染物从各种物体——汽车、建筑、路面上升腾起来，人们如身临恶臭冲天的海市蜃楼。

加勒特常瞥见黑乎乎的东西从猩红色的天空中嘶嘶划过。他怀疑未来就在眼前。就在眼前，还是正在临近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世界末日题材电影他全看过，此处，末日预兆处处可见：流浪汉醒来后四处游荡；商务人士从早到晚坐在公园里，直到深夜才离去（为什么会这样？）；人们关心如何逃命——经常有人说逃去加州、夏威夷或佛罗里达；科技发展停滞不前，他们承诺过的发明——水下房屋、飞翔汽车、月球上的穹顶之城、帮你洗头并会说宽心话的机器人全没出现，或许永远都不会出现。他们骗人。总有人撒谎。

日常生活场景频频在加勒特梦中出现，正因为它们毫无寓

意，反倒让人感到不祥，仿佛灾难将马上降临。有一次，加勒特梦到自己洗澡：他涂完香皂，不小心将它掉到地上，他捡起香皂放到洗发水瓶旁，看到瓶子上写着“飘柔”。

“我打算歇一年。”克丽丝蒂说。因为修了暑期课程，加上高中预修的学分，她提前一年毕业了。“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搞清自己到底是谁。我不是什么篮球明星。我不是珍妮·古道尔^①。我也不是玛丽斯·图尔特·马斯特^②。”

周五早晨，两个人躺在床上。

“我一直以为那只黑猩猩叫珍妮·古道尔。”加勒特说，“我搞错了，珍妮·古道尔是那个金发女人的名字。”

今天，加勒特要去听一堂心理学讲座。他们约好下了课四点钟在熟食店见面。

“就是那家撑红遮阳篷的熟食店。”加勒特说，“四点，别迟到。”

“我三点五十就到。”

“我保证你一定会迟到。”说完，加勒特走出家门。克丽丝蒂为什么总迟到？在飘雨的冬日，布鲁克林酷似一座刚刚沦陷的海底之城，被天幕所笼罩（那天幕就像小学天文馆

①珍妮·古道尔（1934—），英国动物学家，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。

②玛丽斯·图尔特·马斯特（1966—），美国著名女演员，代表作有《油炸绿蕃茄》和《玫瑰花床》。

的那种廉价的仿佛纸糊的穹顶)，皱皱巴巴，像被水泡过。地铁里弥漫着一股尿骚味儿，路面上堆着一摊又一摊绿色淤泥。加勒特走进撑红色遮阳篷的熟食店里坐下。他不喜欢“遮阳篷”这个词，无论是整个词还是字母片段全让他讨厌——不过是把“打哈欠^①”的开头字母“Y”拿掉罢了。人们全都疯了吗？他望着人行道，然后朝华盛顿广场公园^②里的崎岖小径和更远处的脚手架望了望。他坐了好久，直到熟食店老板走出来对他说“成天坐在这儿可不是办法”。

加勒特点点头站起来。“很抱歉。”他说。

“搬到夏威夷去吧。”老板拍着加勒特的后背说，“坐飞机去夏威夷，快乐地生活。”

“好。”加勒特应了一声。他买了一盒沙拉、一杯橙汁和一块曲奇饼。他决定逃课。他想到：耶稣施爱众生，但他不会爱上谁。他琢磨了半天，然后又想起遮阳篷、啃^③、啄木鸟^④。

快到五点钟克丽丝蒂才出现。她湿着头发跑进来。

“我忘了你是说四点集合。”她说，“我以为是四点出门。”

他们朝联合广场走去，身子倚着对方，就像快散架了似的。雨停了，但天依旧阴沉。克丽丝蒂问加勒特的心理学讲

①“Yawning（打哈欠）”比“Awning（遮阳篷）”少一个字母“Y”。

②位于纽约格林威治村，是纽约最富盛名的公园之一。下同。

③“Gnaw（啃）”和“Awning（遮阳篷）”拼写近似。

④由“Gnaw（啃）”之意想到了啄木鸟。

座听得怎么样，加勒特耸耸肩。然后，两个人沉默不语。天气好像突然暖和起来，他们开始流汗。没准是全球变暖大驾光临。全球变暖是老生常谈了，人人都在说它快到了，说它迫在眉睫，好莱坞还为此拍了部电影。现在，它可能真来了。

他们把商店逛了个遍，还去喝了咖啡。加勒特漫不经心地讲起一个关于恐怖分子的笑话。“假设恐怖分子经营一家危险用品商店，”加勒特问，“他们会卖什么呢？”

加勒特认为，保持公平有利于感情良性发展，所以，他打算只讲一半，让对方完成剩下的部分。否则这就不叫爱情，而是别的什么东西——怜悯，娱乐，相声。“你说，他们会卖什么？”加勒特问道，“在这段关系里，我不能永远大包大揽。”近来，咖啡常会让他犯困，还让他乱发脾气，甚至犯小心眼儿。他想起克丽丝蒂每次约会都迟到，每次都承诺下不为例。

“你可以大包大揽。”克丽丝蒂说，“你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
“我总要哄你开心。”加勒特说，“这么说吧，我尽力逗你笑，可你老是闷闷不乐。”

“让恐怖分子揍你一顿怎么样？”克丽丝蒂说。

蒸气从路面上的缝隙冒出来。一辆巨型卡车从远处开来，酷似古代攻城用的大夯锤。这样的画面屡见不鲜。

“我有个计划。”加勒特说。他在冷饮摊上买了两个撒着七

彩糖粒的冰激凌蛋卷当晚饭。“这就是我，为所欲为。”他对克丽丝蒂说。他环顾四周，想瞧瞧谁对自己一口气买这两个冰激凌蛋卷不满。他差点发出一声冷笑。克丽丝蒂买了一大袋多滋乐软糖^①和一杯超大杯咖啡。他们回到布鲁克林，躺在床上。屋里的灯全关了，他们搂着彼此。“我爱你。”克丽丝蒂说。可她声音太轻，被头顶的空调噪声盖过了。挂在高处的凸起的空调盒如同一架从墙里长出的古董机器，饼干色的塑料盒一边颤抖，一边滴水，还发出吭哧吭哧的响声。也许它已经坏了。

由一支流行摇滚乐队演绎的 R&B^② 歌曲《叹息（洞）》正在电台热播。

你体内有个洞
随时间流逝，它愈加空虚
你不必悲伤
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

在副歌部分，节奏吉他手用说唱方式重复唱着“我们叹

^①美国著名水果糖品牌。

^②全名为 Rhythm & Blues，广义上指黑人流行音乐。

息，我们叹息”，乐队其他成员则冲着麦克风安静地叹息。音乐录影带上的演艺明星对着镜头叹气——眼睛直勾勾盯着你！晕！——好像发自肺腑似的。有人说，他们在为世间疾苦叹息，或是为无孔不入的狗仔队而无奈。为此到处发生了争吵和谩骂。人们站在连锁餐厅里，手指着斜下方说：“当然是因为狗仔队，你这个蠢货。”然后，他们要了一间包厢。深夜，他们发出成千上万封言辞过激的垃圾邮件。明星对此不置可否。

心理学讲座结束后，加勒特约一个女同学吃午饭。对方皱皱眉。整个学期，她成天戳加勒特肩膀，还对他笑。“嗯，”她说，“我想还是算了。”

加勒特来到公园。树叶掉得差不多了，暗灰色的枝丫像耙子一样朝天空张牙舞爪。一阵干冷的阴风徐徐吹来，就像大理石打在脸上。大象墓场^①，加勒特突然想。他坐在长椅上给克丽丝蒂打电话，问她晚上要不要看电影。她刚下课，不过之后还有一节课。“我回家等你好了。”加勒特说。可他根本不想去看电影。“我要先去图书馆上自习。”

“那我们在图书馆见。”克丽丝蒂说。

“还是回家等你吧。我先去做功课。”

“这次我绝对不迟到。”克丽丝蒂说，“我去图书馆找你。”

^① 比喻群体死后的安息地。

“别，不要这样。我要做功课。”

“不要什么？”克丽丝蒂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克丽丝蒂说，“五点见。拜拜。”

加勒特穿过马路朝图书馆走去。人行道上有个浴缸那么大的窟窿，道路工程永远处于收尾状态。重要的是过程，加勒特糊里糊涂地想，通往终点的过程。这是市长和总统竞相使用的说辞。“我们的目的地在哪儿？”市长曾经问，“多久才能到达？之后又会发生什么？”他真心想得到答案。

一位裹红头巾的女士走到加勒特跟前，递给他一张反战集会传单。这段时间，加勒特已经闹不清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发生什么。地球有多大？世上究竟有多少人口？这样的问题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范围。他一会儿想到枪林弹雨的中东，一会儿想到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生活在那里的大章鱼与金枪鱼，然后思维又跳到日本和居住在那里的一亿多人。思绪在日本这儿卡了壳——他试图想象一个普通日本人的生活，可单凭小白碟上堆着的一坨薄荷味芥末酱，他感到力不从心。

加勒特看见克丽丝蒂走出大楼，穿过马路。他转身躲到柱子后面看。克丽丝蒂身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男生，他脑袋很小。只见她开怀大笑，高个儿男生也跟着笑。他们走进另一栋大楼。

反战集会上，人们计划废除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。还有人想禁止“我”这个字。他们愁眉不展。“我们这个，我们那个，我们这样，他们那样；我们同他们势不两立，难怪世道会变成这样。”参会者希望统一语言。他们想和恐怖分子握手言和。这就是他们的计划。一位长者（也许是教授？）站起来说：恐怖分子不想结交新人，因为他们的朋友足够了，事实上是太多了；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浪漫的爱情。这个人大概是个刚毕业的学生。另一个站起来说：“爱是一件无价之宝。”这话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学，或是因为太过愤世嫉俗，所以没人搭理他。最终，与会者达成共识：不论发生什么都要和平相处。人们纷纷签名。随后，一支六人爵士摇滚组合带来一场演出。鼓手面前摆着六面镲，其中四面特别小。听众斜眼瞧着鼓手。六面镲，四面小、两面大，这种搭配符合战争潮流吗？

加勒特离开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头很疼，口渴得要命。他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拨通克丽丝蒂的电话。

“克丽丝蒂在她姐姐家打盹呢。她睡着了。我是她姐姐。”

“克丽丝蒂的姐姐？”加勒特问。

“嗯。克丽丝蒂睡了。”对方挂断了电话。

周末，他们离开学校飞到加勒特妈妈在佛罗里达的别墅，

打算在那儿玩一个礼拜。

他们去红龙虾餐厅吃饭。克丽丝蒂点了一份蟹肉沙拉。

“我发现我手上有关节炎。”加勒特的妈妈说。她一直在跟一个年轻人学钢琴。她被丈夫抛弃了。他说自己找到了真爱，所以要离开她。她有时心生嫉妒，但大部分时间她只想睡觉，她对生活感到满意。为了抵抗恐怖袭击，她买了四副防毒面具。一天晚上，她独自待在家里，给狗狗洗完澡，她把说明书通读了一遍，然后哭了。

“四副防毒面具，”她说，“我可真傻。干吗买四个？为什么不是五个，不是一千个？”说完，她笑了，没过一会儿又开始打哈欠。克丽丝蒂低头凝视蟹肉沙拉。加勒特的妈妈冲着克丽丝蒂的额头微笑，然后让儿子考虑转学到佛罗里达。

加勒特哼了一声，然后耸耸肩。他用叉子叉龙虾吃。龙虾面目全非，就像一条大虫子。

三个人回家试戴防毒面具。他们把头凑到两只玩具贵宾犬面前，狗狗转身朝两个不同的房间跑，然后冲着墙大叫。假如按人的寿命折算，两只狗都已经九十多岁了。

“假如我胖了三十磅^①，”克丽丝蒂问，“你还会和我在一起吗？”

加勒特坚信，让感情顺利进行只有两个办法：一直撒谎

^① 1 磅 ≈ 0.45 千克。下同。